



手作的温度与依恋

“南作器”成立已经第五年了，在第二个年头，陈英泽把工作室从南京搬到了景德镇。三宝村，老旧的房屋，隐世的小院，四个小伙伴带着猫和狗，带着大大小小的工具、材料和“趁年轻还折腾得起”的心，风尘仆仆地出发，住下了。

备料、熔料后，软化的银块迅速延展开，用木桩凹槽打成片状、裁圆后，锻造是整个银器制作过程中最耗时的一步。大型（大体）的型准（型的准确度）需要对线条敏锐的把握，铁锤和火枪是必备的工具，反复穿插退火软化处理并捶打，一个壶的成型，可能要十万锤，可能要几十万锤。每天，几个人抬着凳子，拿着工具和材料，坐在树荫下，伴随着打银的声响，是陈英泽团队最享受的时光。

“我一直觉得材料本身是有性格的，”陈英泽说，“相比起来，铜的可能性是丰富的，热氧化或包浆后，会拥有千变万化的颜色，而银一般就是白色的；铜在

加工时较脏，银在加工时较干净；铜是厚重的，有某种朴素的气质，银毕竟是贵金属，带着贵气，但又不像金，有似火一般的强势感。金像个雍容华贵的妇人，银就像个江南女子，干干净净、清秀秀气，银在我心中是柔软、干净、温和、内敛的。”也因此，手中的温柔或暴戾，都会影响壶形给人的感觉。手工艺是有温度的，作品的样貌能体现人是用何种状态去对待他手中的事物。

一锤一砸间，有时如画笔铺陈，有时如雕塑建构。陈英泽团队自觉创作的自由度比刚开始时更高了：“学了这个专业，越学越觉得自己只能做这件事了。”这不是一种对生命可选择的价值狭隘的体认，而是用时间和精力换来长久的熟悉之后，终会发现，人类最大的武器是习惯和信赖：“对工艺越来越熟，对材料越来越了解之后，就做得越成熟，自己和大家都会越喜欢。好比你拿笔写文章，文章写起来越来越像你讲的话、你的风格，这就是你对文字、纸张的依恋。越熟悉就越离不开，越离不开就越只能做这一行。够熟悉，又能让自己的心开心，你所能做的就是热情地拥抱它。”

百炼，千山万水

图/受访者提供】



银就像个江南女子，干干净净、清秀秀气，银在我心中是柔软、干净、温和、内敛的。手中的温柔或暴戾，都会影响壶形给人的感觉。

QA

生活周刊 X “南作器”陈英泽

Q：你如何理解你所从事的手工艺行业？

A：谁都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去忍着厌恶的情绪拼命坚持。今天我们会这样过日子，就是因为对我们很舒服，很难说有一定的高度，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。好比你选择用文字表达，我选择用金属、手工艺表达。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是左右之别。手工匠人的心境会不会比其他行业的人来得纯粹？常会有这种提问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做过其他行业。跟就业一样，不同行业决定了不同人的面貌。你喜欢安静，就在安静的地方做事；你喜欢闹，就在城市里工作生活。在自己享受的氛围里生活是最重要的，没有所谓的坚不坚持、忍不忍，做手工没有什么好坚持的，就跟吃饭一样平常。在“匠人精神”这个词变得人人称颂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热爱手作了，不是带着传承非遗文化的目的去做的。刚好我做这件事情，也温饱了，也创作了，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了，也传承了。几个因素加起来，才能让我喜欢这样过日子，刚好是我想要的样子，刚好我喜欢这样做，刚好它有一些小功德和小意义。

Q：你如何理解人与器物的关系？一些人喜欢收藏，而你选择诉诸实用的意义。

A：做日用器和做观念艺术品没有本质上的冲突，只是选择了两条不一样的路，也是大家一直在辩的面包重要还是精神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摆着看的器物能带给你很多思考，也未尝不可；我现在做日用器，就把功用当重要的一面。如果有一天我要做观赏性器物，我也就做纯粹一点，做什么像什么。只是目前来说，我们想做日用的，又好看的、舒服的器皿。能用、好看，又能让人有所思，不妨理解成小品。

Q：搬到景德镇后，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？

A：对我们来说，景德镇最大的景，就是各种手艺人的工作室。陶瓷、漆艺、雕塑、打铁……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，串门会很有趣。平常私下还喜欢逛市场、博物馆，喜欢老建筑，了解一下前人是怎么过日子的。很怕别人问我懂不懂，其实我不太懂。只是想对自己喜欢的事物多了解，态度是有的，专业还需持续修炼。手作人的生活节奏还是比较安逸的，最幸福的不就是自己用心做出来的东西有人喜欢，愿意买单吗？

